

幸免

无人

2074—2095

美国第二次南北战争

American War

这个故事讲述的不是战争，
而是毁灭……

Omar El Akkad

[加] 奥马尔·阿卡德——著

齐彦婧——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无人幸免



2074—2095
美国第二次南北战争

American War

Omar El Akkad

[加] 奥马尔·阿卡德——著

齐彦婧——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无人幸免

〔加〕奥马尔·阿卡德 著
齐彦婧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人幸免 / (加) 奥马尔·阿卡德著; 齐彦婧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5
ISBN 978-7-5596-1290-8

I. ①无… II. ①奥… ②齐…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5098 号

AMERICAN WAR

by Omar El Akkad

Copyright © 2016 by Omar El Akka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8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8923 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责任编辑 崔保华
特约编辑 刘 默
美术编辑 冉 冉
封面设计 汐 和

未
UnRead
—
文艺家

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字 数 291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2.5 印张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596-1290-8
定 价 55.00 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
我的父亲

夫犯汝者，汝必犯之。

——《诗歌集成》¹

我的产业向我岂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岂在她四围攻击她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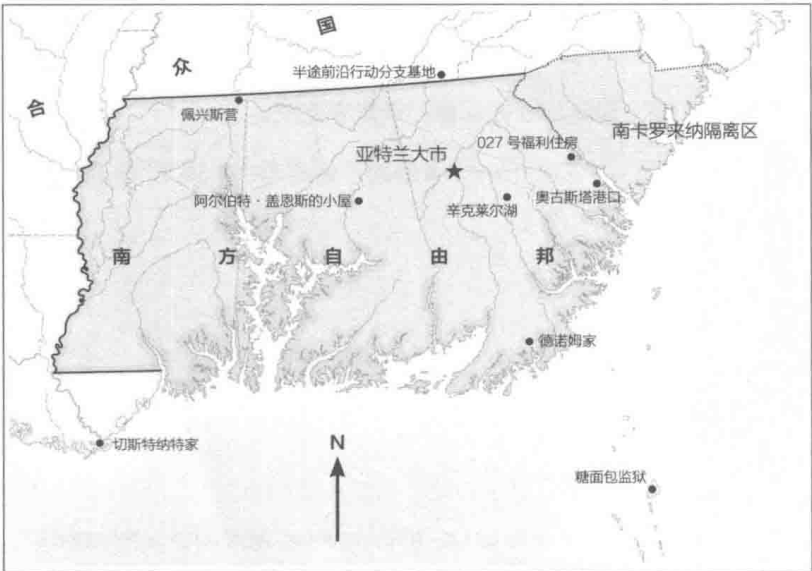
——《旧约·耶利米书》第12章第9节

¹ 《诗歌集成》(*Book of Songs*) 是一部阿拉伯古典诗歌汇集，约10世纪由阿拉伯学者阿布尔·法拉治·伊斯法哈尼编纂。

合众国全图，2075 年前后



南方自由邦全图，2075 年前后



PROLOGUE 引子

小时候，我喜欢搜集明信片。在孤儿院时，我把它们装进一个鞋盒里，藏在床底下。后来，我搬进了新安克雷奇¹后的第一个家，在我那间摇摇欲坠的工具棚里有只旧油桶，我就把这个鞋盒存放在桶底。我大半辈子都在研究战争史，搜集这世界静谧而理想化的浮光掠影，帮我找到某种平衡。

有时候，我也想把那只旧油桶扔掉算了，又怕别人——譬如大学里的某个同事——看见了，把它当作一种意气用事的政治表态，就像在曾属于红区的地方，住宅门前偶尔还会出现铜头蛇²旗和开膛破肚的肌肉车——都不过是些苍白无力的反叛徽章，昭示着那段被摧毁，也摧毁一切的过去。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出身于南方的人。尽管我六岁就到了中立区，也从没与人谈起过此前的生活，但不排除我那帮同事中仍有人暗地里相信，我的血液中残留着一丝反抗军的红色。

我最喜欢的明信片，出自 21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那之后，这个世界就开始跟这个国家作对，而这个国家则开始跟自己作对。在明信片上，海岸边宽阔的沙滩尚未被高涨的海水吞噬；西南部的景致尚未化为灰烬；蓝天下的中西部平原依然辽远空旷，

1 新安克雷奇（New Anchorage），名称来源于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安克雷奇。

2 铜头蛇（Copperhead），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反对战争、同情南方的北方民主党人。

尚未挤满因“内迁运动”而迁徙来的沿海流民。这些图景，记录了美国 21 世纪前期的面貌：如日中天，繁荣兴盛，对危机浑然不觉。

我还记得自己买的第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一张安克雷奇老城的照片。画面上，城市海滨覆着皑皑白雪，海面上点缀着层层浮冰，山峦背后落日低垂。

六岁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阿拉斯加落日。当时，我，一个被晒伤的佐治亚男孩，一个难民，正站在走私船的甲板上。我还记得自己的睫毛上挂满了奇怪的白色碎屑，牙齿不由自主地打战——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觉得冷。看到靠近山巅的天空中，高悬着一枚封冻的蛋黄，我还以为自己来到了人世的尽头，生息的尽头。

☆ ☆ ☆

我们这代人，被称为“不可思议的一代”：都出生在 2074 年爆发、2095 年结束的第二次美国内战期间。有人更进一步，把战后十年瘟疫期间出生的人也囊括进来。长久以来，这个国家都有一个传统，总爱用几乎将一代人赶尽杀绝的动荡来为那些人命名，对我们这代人也不例外。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逃过了人弹的愤怒和“鸟”的蹂躏，又藏在塞满食物的地窖或避风窖里，躲过了横扫内陆的“再统一瘟疫”。

我们为数不多，侥幸而已。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我们国家这场血腥的战争，为此我写过学术论文和杂志文章，还主持过不计其数的研讨会和工作会议。我研习过所有留存下来的文献，包括国会报告、口述历史，以及瘟疫幸存者令人心碎的证词。我还还原了“再统一日”当天那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事件——在反抗军所剩无几的旧部中，有

一人潜入合众国首府，释放出一种病毒，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死亡的十年。据估计，战争期间的死亡人数达1100万，而战后死于瘟疫的人数几乎是这个数字的十倍。

我收到的读者来信数不胜数，他们总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史实上与我纠缠——例如某次自杀式爆炸是否真该算在反抗军头上，这场或那场屠杀是否确如南方宣传的那样恶劣，等等。我保留了成百上千封这样的信件，它们的内容看似观点迥异，但实际上都秉持同一个论调：作为一个娇生惯养的新安克雷奇北方人，一个从未亲历过厮杀的中立区精英，我根本就不懂这场战争。

但我却知道战争中许多不为人知的事——都是她告诉我的。

我因知情而卷入其中。

☆ ☆ ☆

如今，我已时日无多，于是，开始审视早年积攒的什物。

不久前，我找到了自己买的第一张明信片。上面那张照片的拍摄时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画面上的一切，除了山峦与大海，其他的都已不复存在。新安克雷奇原本是铺展在山脚下的一片郊区，建筑低矮，人口富足，这些年来，它向内陆迁移了不少。我当年作为一个晕头转向的战争遗孤登陆的那个港口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抬高和加固。过去码头上那些拴绳结的木桩，都换成了便于迅速移动和拆卸的组装平台。毕竟，猛烈的风暴说来就来。

有时候，我会沿着新安克雷奇的海滨漫步，一直走过码头和港口。如今，要是不租清道船的话，这就是离我最初登陆中立区的地点最近的位置了。我的医生说，经常散步对我有好处，在不引发病痛的前提下，我应该尽量多走走。我怀疑他对所有的临终病人都会说这句鸡肋的话，而这些人对“有好处”“没坏处”之类的说法早已麻木。

行将就木的感觉有些古怪。我一生都以为自己会死于非命，要么死于传入北方中立区的瘟疫，要么死于红区再度掀起的叛乱，或者因这场叛乱而发生的手足相残。然而恰恰相反，我注定要以最平淡无奇的方式死去，死于大面积的细胞失灵。我曾读到过，患上一种病程适中的癌症要算一种体面的死法了——患者既不必忍受长达数年的病痛，又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必要的安排，说完该说的话。

☆ ☆ ☆

已经很多年没有下雪了，不过到了1月末，细碎的冰霜就会不时地爬上窗棂。每逢那样的日子，我总爱到海边去，看自己的气息凝结在空气中。那一刻，我感到心中了无牵挂，不再害怕。

我站在滨海板道边缘，望着海水，想着它带走的一切，还有它从我手中夺走的一切。有时，我会一连几小时盯着海面，直到夜色渐浓，直到我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回到那个满目疮痍的红色国度——我出生的地方。

这时，我就又见到了她，看着她从水面上升起。她依然是我记忆中模样，古铜色的身躯高大魁梧，背上布满了灰白的伤痕，每一道都意味着她经受的一次折磨，她遭遇的一次隐秘的暴行。她越升越高，宛如血肉筑就的磐石，在萨凡纳河洞开的肚腹中重生。而我又变回了一个孩子，尚未与父母分离，尚未失去家园，尚未遭到背叛。我又回家了，回到了河边，幸福快乐，依然爱她。

我的秘密，就是我依然爱她。

☆ ☆ ☆

这个故事讲述的，不是战争，而是毁灭。

PART 1 | 2075.04

路易斯安那州

—

圣詹姆斯县

那时，我还快乐。

☆ ☆ ☆

太阳穿过重云，露出脸来，执着地照耀着密西西比河。

岸边风平浪静，海水一片棕黄。宽阔的入海口覆盖了残毁的湿地，并且还在逐年拓宽，海水逐渐卷走了淤泥、沙子和土壤，旧河床沿岸的种植园、塑料厂和船排都变得摇摇欲坠。在这些建筑彻底没入水中之前，三角洲最后的居民会把上面能用的部件拆卸一空。海水吞没了陆地。在东南方向，曾享有无上荣光的新奥尔良被圈在海堤连成的高墙内，沦为了一座井底之城。

一场新美利坚式的洗礼。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坐在自家前廊的遮雨棚下，手拿一个小熊形状的塑料蜜罐。金色的液体涌出罐顶，滴落在简陋的松木地板上。

小女孩往木板的节疤里灌了些蜂蜜，看着液体蜿蜒地变换着形状，适应着周遭的轮廓。这是她最早的记忆，仿若人生的起点。

在那些不念旧恶的时刻，我也选择记住这样一个她——一个孩子。

真希望我当时就认识她了，在她完好如初的年纪。

“萨拉·切斯特纳特，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说话

的是小女孩的妈妈。她正站在孩子身后的集装箱门口，他们切斯特纳特一家就住在里面。“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你可没资格糟蹋东西。”

“对不起，妈妈。”

“蜂蜜是你挣钱买的吗？嗯？不，我看压根儿不是。叫上你姐姐，给我吃早餐去，要不爸爸该走了。”

“好吧，妈妈。”女孩一边说，一边交出剩下的蜂蜜。她妈妈拍拍她印满鸢尾花的连衣裙，想拍掉她屁股上的土，她却猫着腰躲开了。

萨拉·T.切斯特纳特是她的名字，但她管自己叫萨拉特。

这个名字源于那年早些时候学校里的一个误会。新来的幼儿园老师错把这孩子的名字跟中间名连在一起，念成了萨拉特。小女孩觉得这个新名字听上去挺带劲儿的。“萨拉”结束在一个无力的开口音上，末尾那个渐弱的“啊”最终消失在空气中。而“萨拉特”却利落地闭合起来，活像个捕熊陷阱。

仅仅几个月之后，学校就停了课，战争无孔不入，大多数师生只得北上。但这个名字却保留下来。

萨拉特。

☆ ☆ ☆

切斯特纳特一家的房子位于河西，离岸边100英尺¹。说是房子，其实不过是个从附近的造船厂淘来的集装箱，凹凸不平的。房子由几个埋在地下的楔子，也就是几块镶钢板的水泥块固定。因为终日潮湿，所以集装箱四角棕色的锈迹正在悄然扩大。

几块老式太阳能板几乎铺满了整个屋顶，只留出一个角落用

1 1英尺约等于0.3米。

来放储雨罐。太阳能板旁边有一块油布。每当风暴来临，他们就把这块油布铺展在屋顶上，四角用带钩的绳子牵住。随后他们会把雨水从太阳能板上引开导进储雨罐里，罐子满了，就导到地上或河里。这样，一家人的饮用水就有了，还能防止房子生锈或朽烂。

冬天，风暴来临时，切斯特纳特一家偶尔会在前廊躲雨。遮雨棚尽管会垂坠、漏水，却不会像集装箱那样在暴雨的抽打下噼啪作响，听上去就像卡里普索钢鼓¹一样令人难以忍受。

到了夏天，房子会热得像个窑，这家人就在户外消磨大部分时光。这个季节十分漫长，从3月一直热到12月中旬。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萨拉特跟她的异卵双胞胎姐姐达娜和哥哥西蒙一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纯真快乐的童年时光。父母会远远地看着孩子们在桶里装满河水，一桶一桶地往土堤上灌，直到堤岸滑坡。孩子们还会从湿滑的泥岸上冲下河去，再顺着一条打结的绳子爬上来；下滑时，他们开心地尖叫，身体在泥土里留下深深的凹痕。他们可以这样玩上整整一下午、一晚上。

在屋后的鸡舍里，切斯特纳特家养了几只孱弱的鸡。它们聒噪，爱神经兮兮地来回奔走，棕色的羽毛脏兮兮的。只要能吃饱，又不太热，它们就会下蛋。另外，它们要是不听话或快死了，就会被提前宰杀掉，脖子钉上钉子，挂在附近一个木桩上的一圈钉子中间。

集装箱内部用隔板隔开。本杰明和马丁娜·切斯特纳特住在里间。九岁的西蒙和六岁的双胞胎一起住在中间。狭小的空间内，他们越来越难相安无事。

最外面那间屋子里有张窄小的餐桌，是用沙色的胶合板做成

¹ 卡里普索钢鼓是发源于加勒比地区的卡里普索音乐所特有的打击乐器，一般用55加仑大小的汽油桶制成。

的。经年累月，餐桌上留下了斑斑污迹和道道凹痕。桌旁，有个带展示柜的松木橱柜，里面放着红薯、大米、几袋薯片、甜麦片、山核桃、面粉，还有从屋旁的高粱地里收来的大颗大颗的高粱。田地的那头，就是离切斯特纳特家最近的邻居。他们还有一台迷你冰箱，总是让太阳能板不堪负荷，里面放着牛奶、黄油和一罐罐旧式可乐。

大门由一尊本杰明从小就有的雕像把守。那是一尊瓜达卢佩圣母¹像，她双手合十，微微颌首，做出祈祷的姿态。她的脚下，放着一束结满露珠的鲜花，里面有金鸡菊和睡莲，旁边还放着一支烧熔的木兰香蜡烛。花儿凋谢、干硬之后，孩子们就被打发到田野里去采些新鲜的回来。

萨拉特蹦蹦跳跳地从雕像前经过，去找她姐姐。达娜正站在父母床上，聚精会神地打量着椭圆穿衣镜中的自己。达娜弄来一件妈妈的家居服——一件紫色的无袖宽松罩衫，虽然洗了又洗，却没怎么褪色——把自己的小小身体完全遮住了。罩衫下摆绵软无力地从床上滑落，堆在地上。她给自己涂上了妈妈的樱桃色口红——妈妈平时很少化妆，这是她那套简陋的化妆品中最珍贵的一件——还涂多了。尽管达娜小心翼翼，还是把口红涂到了她粉嘟嘟的小嘴之外，看上去就像匆匆啃了块草莓派。

“来跟我玩吧。”萨拉特说道，对姐姐的行为感到大惑不解。

达娜转向妹妹，不耐烦地说：“人家忙着呢。”

“可是我好无聊。”

“人家在扮淑女呢！”

达娜又转身对着镜子，想用手背揩掉些口红。

1 瓜达卢佩圣母（The Virgin of Guadalupe）是圣母马利亚的称号之一。

“妈妈说我们现在就得去跟爸爸吃早饭。”

“好吧，好——吧，”达娜说，“这个家里简直没一天安生。”她又瞎添了一句，这话是她偶尔从妈妈那儿听来的。

双胞胎中，萨拉特是妹妹，比姐姐晚出生五分半钟。尽管父母说她和达娜是由同样的血肉铸就的，但达娜却更像爸爸的女儿，继承了他随和的心态和真挚的笑容；而萨拉特则更像妈妈：执拗、严苛、百折不挠。姐妹俩虽然是双胞胎，却迥然不同。萨拉特常听见妈妈用“假小子”来形容她。

“上帝一下子给了我两个孩子，”她会说，“但只肯给我一个女儿。”

☆ ☆ ☆

达娜离开后，萨拉特独自在父母房间里待了几分钟。她一脸困惑地研究起那件被姐姐涂了一嘴的东西。口红丝毫激不起她的兴趣，在她看来，口红完全无法与自然界的河流、灌木、野兽和鸟儿媲美，不带任何冒险的意味。她只知道它代表了自己那个双胞胎姐姐对成人世界的向往。但萨拉特不明白的是，达娜为什么会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成人的行列。

达娜从屋里出来时，还拖着妈妈的衣服。

“我不是跟你说过别动我的梳妆台吗？”马丁娜说。

“对不起，妈妈。”

“少拿‘对不起’打发我——还有，把衣服提起来，你把灰尘拖得到处都是。”马丁娜把衣服从女儿身上拽下来，“我让你妹妹去找你，结果你出来就成了这副鬼样子，她现在说不定也一样在里面瞎鼓捣呢。”

“她才不会化妆呢，”达娜说，“她长得难看。”

马丁娜跪下来，抓住女儿的肩膀，说：“永远别这么说，听